

刑  
案  
匯  
覽

刑案匯覽卷四十

目錄

妻妾毆夫

發遣釋回毆死被翁嫁賣之妻

毆死居喪改嫁後復背逃之妻

同姓爲婚夫將妻毆死

妻妾毆夫分別的決收贖

故殺妾命止應擬徒

夫商同妻將妾謀死

開卷四  
故殺明媒正娶不知賣休之妻

調姦子媳被妻斥責毆妻自盡

欲將妻嫁賣不從故殺妻命

故殺曾因被拐休出有主之妻

殺死犯姦休出復向央留之妻

逼妻服毒圖賴致毒斃妻命

殺死妻並兄妻從重科斷

求歡不遂致斃妻命

殺妻之案不得按照丁乞三仔

母僅令毆責子將妻毆致斃

尊長僅令訓責輒毆妻致斃

有妻而又娶妻毆死後娶之妻

兩房各爲娶妻後娶之妻作妾

毆傷不孝有據之妻抽風身死

毆傷妻餘限內因風身死

夫謀殺妻傷而未死

向童養妻圖姦掘破陰戶身死

挾嫌污穢其媳致婦被夫毆死

誤信奸徒捏姦殺死無辜之妻

被人從惡逼妻賣姦將妻毆死

疑妻並非處女逼認亂倫休棄

捏妻與人通姦訛詐致妻自盡

夫毆死妻殺供不認兩遭蒸檢

迫於姑命聽從醫按致夫篤疾

被夫逼令賣姦拒姦誤斃夫命

被夫屢次毆逼賣姦將夫毆死

毆死不孝之夫立決改爲監候

妻毆死夫情輕止准疏內聲明

回毆致斃圖姦養媳之夫

因夫求歡伸腿勢猛誤斃夫命

逼斃及毆死妻妾奴婢七命

殺死妻父跡近於謀駁令嚴審

妻母將妻改嫁故殺妻母

因妻母教妻賣姦將妻母殺死

因妻母縱妻改嫁將妻母燒死

妻父將妻改嫁毆死妻父

婿與外人謀殺妻父

毆死未婚妻之母

毆傷妻之繼母身死

毆傷改嫁妻母酌量減刑

妻母與婿均屬無恥未便凡論

謀殺病婿無所義絕未便凡論

因女犯姦被婿尋闖將婿謀死

同姓親屬相毆

毆傷無服族叔成篤加等罪重

毆傷無服族婦成廢應加一等

共毆餘人服制雖盡有關尊卑

原謀及餘人分均卑幼

刑案匯覽卷四十目錄終

刑案匯覽卷四十

妻妾毆夫

發遣釋回毆死  
被翁嫁賣之妻

河撫題雲大小北傷林李氏身死一案查夫逃亡  
三年不還例准告官給照別行改嫁至夫因犯罪發  
配久無音信應否准其改嫁例無明文此案雲大小  
於嘉慶十四年因雞姦陳石頭未成發遣黑龍江杳  
無信息回家十八年間伊父雲士安因歲歉家貧該  
犯存亡未卜將媳李氏改嫁雲大小恭逢二十五年  
大赦釋回詢知妻經嫁賣該犯仍想尋回完聚後該犯遇

夫起意自盡逼妻下手或妻起意自盡囑夫下手並夫妻商謀同死各案俱載謀殺祖父母父母條

見李氏誘合同回李氏覆以被翁嫁賣礙難再歸該犯復乘夜往尋李氏囑其跟隨逃走李氏不從並責其發遣後杳無信息之非雲大小氣忿辱罵用刀將李氏扎傷身死查李氏雖係該犯之妻該犯犯事發配亦非逃亡可比惟時越五年杳無信息回家卽與逃亡不還情節相仿伊父雲士安因歲歉家貧且該犯存亡未卜將李氏改嫁均屬情非得已雲士安律得主婚旣經雲士安主婚改嫁李氏與雲大小已無名分恩義可言該撫將雲大小依凡人鬪殺律擬絞

毆死居喪改嫁  
後復背逃之妻

監候尙屬允協應請照覆

道光六年說帖

貴州司 查律載夫毆妻至死者絞監候又妻居夫  
喪而嫁者杖一百知而共爲婚姻者笞五十離異又  
妻背夫輒自改嫁者絞監候各等語此案張聞謨憑  
黎開行爲媒周應貴主婚聘娶已故周聞書喪妻岳  
氏爲室嗣岳氏因張聞謨出外傭工並無存留口糧  
歸告氏叔岳維林又欲改嫁岳維林應允轉浼施之  
博爲媒捏稱岳氏夫死無依嫁與歐陽全爲妻旋經  
張聞謨查知控縣途遇斥責爭毆歐陽全取鐵鏢嚇

阻該犯奪鏢向截歐陽全跌地岳氏趕向拉奪該犯復用鏢嚇截適傷岳氏斃命查岳氏雖係夫喪未滿之婦不應改適但張聞謨係憑夫叔主婚明媒聘娶結納已及一載則夫婦名分已定核與並無媒妁尊長私自苟合成婚之律應離異者迥殊詳查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內臣部條奏民人娶蒙古婦女除無尊長媒妁苟合成婚者照律離異並依凡論外如係尊長主婚或憑媒聘娶無庸離異遇有姦殺等案悉照民人夫妻服屬辦理申明定例酌定期限一摺欽奉

諭旨民人既經婚娶蒙古婦女是夫妻名分已定何得概以凡人鬪殺定擬將來遇有此等案件原可隨案定擬何必又生一番議論另立條款等因欽遵在案誠以僻壤愚民不能盡諳例禁其居喪嫁娶各條往往違律者甚多固不能因鄉愚易犯而遽廢違律之成規亦不得因有違律婚娶之輕罪而轉置夫婦名分於不問要在讞獄者體會

諭旨隨案斟酌核其情節輕重分別定擬至婚娶之後輒敢乘伊夫外出數月之內卽行改嫁其背理喪節按

不聽前夫管教  
被休另嫁本屬  
兩相願離其與  
後夫有犯殺傷  
應照夫妻服制  
論道光五年直  
隸李添幅案

律卽應綴首今岳氏旣因夫叔主婚憑媒嫁與張聞  
謨爲妻旋因伊夫張聞謨出外傭工甫經一月輒央  
伊叔岳維林主婚改嫁與歐陽全爲妻是岳氏背夫  
改嫁罪應擬絞若因張聞謨違律婚娶輒以凡人圖  
殺科斷是毆死有罪妻妾之本夫竟爲背夫改嫁租  
護後夫之悍婦抵命情法殊未平允假令該氏有犯  
因姦謀殺本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罪應凌遲重案  
僅科以凡人因姦謀殺斬絞之條更不足以正倫理  
而昭法紀

乾隆五十四年說帖口此案初係擬絞後  
又吹擬具題稿屢被侵

娶犯姦被出之  
婦爲妻後將其  
毆死仍照夫毆  
死妻論案載犯  
罪存留養親條  
江西鄒炯題

查律載夫毆妻至死者絞監候又妻居夫喪而嫁者杖一百知而共爲婚姻者笞五十離異又妻背夫輒自改嫁者絞監候各等語此案岳氏雖係夫喪未滿之婦不應改適但張聞謨係憑夫叔主婚明媒聘娶結褵已及一載則夫妻名分已定既與並無媒妁尊長私自苟合成婚者不同今岳氏因張聞謨出外傭工甫經一月輒央伊叔岳維林主婚改嫁歐陽全爲妻張聞謨向詰氣忿將其戳斃事由岳氏背夫改嫁又非張聞謨別有事故理曲尋釁者可比未便因其

先之違律婚娶卽以凡人鬪毆科斷張聞謨應改依  
夫毆妻至死律擬絞監候等因乾隆五十四年三月  
二十八日題四月初二日奉

旨張聞謨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同姓爲婚夫將妻毆死

湖廣司 查律載同姓爲婚者杖六十離異又例載

此例載尊卑爲姘係

男女親屬尊卑相犯重情或干有律應離異之人俱  
照親屬已定名分各從本律科斷不得妄生異議致  
罪有出入箋釋註云此因有翁姦子媳之獄其婦係  
同姓法應離異問官擬當以凡姦論奏請

旨下法司詳議故有此條各等語是嫁娶違律應行離異  
之人如犯尊卑殺命等項重情仍應依親屬已定名  
分科罪例有明文此案唐化經婚娶同姓不宗之唐  
氏爲妻業經生有子女夫妻名分已定今因口角爭  
毆致死唐氏按例應仍照毆妻至死本律科斷乃該  
撫因其同姓爲婚律應離異卽畧其夫妻名分以凡  
人鬪殺問擬似屬錯誤應將唐化經改依夫毆妻至  
死律擬絞監候並請通行各省一體遵照

乾隆五十四年說帖已通行○嗣於嘉慶十三年  
定有專例載嫁娶違律主婚媒人罪條

妻妾毆夫分別  
酌決收贖

刑部侍郎張一條奏查妻妾毆夫之條凡妻毆夫至  
篤疾者絞其未至篤疾則亦止於贖銀若妾毆夫至  
眇一目折一指亦止於贖銀若妻毆妾至篤疾如律  
所稱贍人兩目折人兩肢斷人舌毀敗人陰陽者亦  
止於贖銀假如本夫娶妾其妻乃瞋其兩目折其兩  
肢斷其舌無所不至其妾若死則絞抵矣儻其妾又  
竟不死依律科斷則將追勒本夫銀兩爲妻贖罪若  
妻毆夫未至篤疾妾毆夫僅止廢疾依律科斷又將  
追勒本夫銀兩爲妻妾贖罪然則婦人在世誠可無

烏鎗傷妾限外  
身死減凡人四  
等案載保辜限  
期係河南支大  
秋

所不爲也理有所窮實不可不爲改正等語查律內  
妻毆夫者但毆卽杖一百夫願離者聽至折傷以上  
各加凡鬪三等至篤疾者校若妾毆夫及正妻者又  
加妻毆夫罪一等其夫毆妻非折傷勿論至折傷以  
上減凡人二等如願離異者斷罪離異不願離異者  
驗所傷應坐之罪收贖妻毆傷妾與夫毆妻罪同等  
語查婦人非犯姦盜不孝定例俱得納贖是以妻妾  
毆夫及妻毆妾依例科斷勢必追取本夫銀兩爲妻  
妾贖罪誠有如所奏者但妻忍於毆夫事屬不義如

殺死犯姦之妾  
比照殺死犯姦  
奴婢擬杖案載  
殺死姦夫條四  
川劉善儔

果本夫親告又復願離則恩義已絕自應按律以懲  
不得勒迫本夫銀兩代爲納贖若因一時反目氣忿  
爭毆到官之後本夫原不願離則情猶浹洽准贖以  
恤其名節是亦律註內情親當矜之意也至妻毆妾  
未至折傷律俱勿論折傷以上始應問擬蓋妻之分  
尊與夫爲敵體妾則有服事之義若以毆妾之故竟  
行向決則妻受辱而夫亦難安准贖以全其廉恥是  
亦律註內分尊可原之意也且婦人贖罪其銀非出  
自伊夫又誰爲代出者嗣後妻毆傷本夫內夫願離

故殺妾命止處  
擬徒

者俱按律酌決不准贖罪外如本夫不願離異及正妻毆妾至折傷以上應仍依律科斷概准納贖若妾毆夫及毆正妻以卑犯尊漸不可長嗣後應依律分別定擬杖罪的決餘罪收贖等因奏准乾隆七年通行已纂例川督咨會明典故殺伊妾張氏一案查律載夫毆妾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又集解內載夫毆妾至死者滿徒不言故殺亦止於徒也各等語查集解係進呈官書自可遵循辦理此案會明典故殺伊妾會張氏該省以律例並無明文仍照毆妾至死律擬杖一百

夫商同妻將妾謀死

徒三年尙屬允協應請照覆  
嘉慶十八年說帖

安撫 咨朱善行因妾悍潑商同伊妻張氏將妾謀殺朱善行應仍照夫毆妾至死律杖一百徒三年張氏聽從伊夫謀殺其妾首從罪名本有分別似難以聽從其夫再爲減等應照妻毆妾與夫毆妻罪同謀殺妻之案如係他人起意本夫聽從加功於絞罪上減一等擬流例擬以杖流

道光元年案

故殺明媒正娶不知賣休之妻

晉撫 題杜奇搭死伊妻徐氏一案此案已死徐氏本係高生榮之妻高生榮因家道艱難商允將徐氏

改嫁適杜奇欲娶妻室高生榮隨捏稱徐氏夫故無  
依伊係徐氏夫兄高雲并串囑媒人梁可武往何說  
合杜奇信以爲實議定財禮錢十五千文高生榮復  
捏高雲之名寫給婚帖經杜奇將徐氏娶回嗣徐氏  
復嫌杜奇家貧吵鬧杜奇將徐氏故殺身死查杜奇  
娶徐氏爲室並不知係高生榮賣休之妻即徐氏於  
過門後亦未將伊係有夫之婦向杜奇告知是徐氏  
雖律應離異惟杜奇實係明媒正娶自應照例仍按  
服制科斷該省將杜奇依夫毆妻至死故殺亦絞律

詞姦子媳被妻  
斥責毆妻自盡

擬絞監候與例相符應請照覆

嘉慶十七年說帖

安撫 咨榮恒山調姦兩媳未成毆傷伊妻吳氏投  
水淹死將榮恒山照親屬和姦律應死罪者若強姦  
未成發邊遠充軍等因查榮恒山始則調姦長媳致  
子媳逃散躲避繼因調姦次媳劉氏不從吵鬧吳氏  
正言斥責該犯輒用刀柄毆成傷以致吳氏投河  
斃命細核案情若吳氏因該犯調姦兩媳忿激戕生  
此等敗倫傷化之人自應卽照凡人強姦未成其父  
母親屬羞忿自盡之例問擬如以吳氏之死係由被

故將妻奸賣不  
從故殺妻命

毆氣忿投河斃命則榮恒山淫惡兇暴不足齒於人  
類卽照毆妻致死律擬以絞罪亦不爲枉今該撫僅  
擬軍戍殊屬情重法輕應令詳核妥擬去後旋據遵  
駁將榮恒山比照毆妻至死律擬絞監候

乾隆三十八年案○照平反節要錄

蘇撫題陳尙德勒死伊妻李氏一案查本夫起意  
賣妻已經得受身價人已嫁訖恩義已絕後遇殺傷  
自應以凡人科斷至本夫被媒人慫恿尙止起意欲  
賣甫經議定身價尙未收受伊妻一聞嫁賣情由卽

與不依是賣妻雖已議定而身價尙未接受亦未許有後夫其夫妻名分猶存似未便以恩義已絕卽同凡論此案陳尙德因貧難度將妻李氏託劉標尋覓雇主劉標慫恿嫁賣該犯應允議定身價許將李氏交給劉標聽其嫁留隨回家捏稱已有雇主喚同李氏至劉標家劉標當面勸嫁李氏不依混罵聲言赴縣喊稟卽時走出該犯與劉標追獲恐其告官受罪頓起殺機商令劉標將李氏勒斃是該犯陳尙德哄賣伊妻事尙未成既未得受財禮且未許有後夫亦

故殺曾因被拐  
休出有主之妻

未交給劉標該犯情雖可惡而夫妻名分尚存自應  
仍以夫故殺妻科斷至李氏之死並非因調戲強姦  
所致亦難請旌該省將陳尙德依律問擬似可照覆  
嘉慶十二年說帖

川督 題王忠祥故殺已休之妻方氏一案查王忠  
祥因妻方氏被陳洪先拐賣與包洪才爲妻經該犯  
查知領回恐復被拐逃將其休出給與高現貴爲妾  
並未接受財禮嗣方氏因高現貴家貧受苦向該犯  
村斥致相互詈該犯起意致死將方氏連戳多傷立

時殞命是方氏被王忠祥休棄因被人誘賣所致你該氏自絕其夫第王忠祥既將方氏休出與高現貴爲妾則夫婦之義已絕且方氏既爲高現貴之妾自不得再爲王忠祥之妻若殺死他人之妾仍律以夫綱之義恐有未協該省將王忠祥以凡論依故殺本律問擬斬候尙屬允當似可照覆奉

諭方氏雖已休棄而總無解於罪人奉此職等復加詳核方氏於未被休棄以前因爲王忠祥之罪人今王忠祥將其休出給與高現貴爲妾夫婦之義已絕恐

義既絕則方氏與王忠祥係屬平人似未便以罪人爲解王忠祥被冒氣忿連戮致斃論情固有可原論法實難寬縱該省以凡論定擬只可照擬奉

批若以此夫給此婦抵償於理實有不順於心亦實不

安應再商

嘉慶十二年說帖○此案仍照覆

殺死犯姦休出復向央留之妻

東撫題杜文玉勒死已休之妻孫氏一案查例載

聞姦數日殺死姦婦確有實據者將本夫照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徒又律載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者以鬪殺論鬪殺者絞監候又妻妾夫亡改嫁毆故夫

父母者與毆舅姑罪同註云妻妾被出不用此律義已絕也各等語詳繹律義妻妾夫亡改嫁雖義絕於故夫而於故夫父母未嘗義絕故毆故夫父母仍與毆舅姑罪同至妻妾被出轉嫁他人是夫與妻妾兩願離異與夫家恩義已斷應卽同凡論蓋緣夫妻本以人合雖經改嫁而存戀之情一日不忘卽不得置名分於不問所以順人情維世教也檢查嘉慶十二年本部議覆四川省題王忠祥因妻方氏被拐領回恐復被拐逃將方氏嫁與高現貴爲妾方氏因高現

賈家窮苦適見王忠祥從門首經過方氏向其嬖罵  
並辱及王忠祥父母王忠祥起意將方氏殺傷斃命  
該省聲明王忠祥與方氏夫婦之義已絕應同凡論  
將王忠祥依故殺律擬斬經本部會核題覆在案蓋  
夫婦名分至重婦人一經休棄轉嫁他人卽與故夫  
恩義已絕而與後夫名分既定則其故夫遇有殺傷  
只可謂殺傷他人之妻妾自不得仍依夫殺傷妻妾  
科斷此案杜文玉因妻孫氏與工人蔡年通姦被該  
犯撞見毆詈休回聽其改嫁嗣孫氏因母家窮苦央

懇收留該犯不允催令回歸孫氏不理該犯混罵孫氏牽及伊祖先回言並向撒潑撞頭拚命該犯因其業已犯姦休棄復往纏擾敗壞門風並被牽及祖先辱罵氣忿莫遏起意致死用繩將孫氏拉勒殞命核其情節柱文玉若於未經休回孫氏之前將其殺死自應依問姦數日殺死姦婦之例擬徒其或兩願離異如四川省之方氏已經轉嫁與人爲妻妾遇有殺傷應照凡人謀故鬪殺本例定擬今該犯雖已先將孫氏休回孫氏復至該犯家央懇收留是該犯固屬

情義決絕而在孫氏實有眷戀不忍遽絕之心核與  
一經休棄卽兩願離異轉嫁他人者情事究有不同  
該犯業將孫氏休回母家固不便仍照聞姦數日後  
殺死姦婦之例擬徒而孫氏仍懇該犯收留並未遽  
行改嫁其恩義究未斷絕亦未便竟照平人故殺律  
擬斬致與四川省王忠祥故殺改嫁妻以凡論之成  
案無所區別該省以孫氏犯姦被休復至夫家央求  
收留不允辱罵祖先撞頭拚命實屬罪人衡情的量  
定擬將杜文玉比照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絞

監候尙屬允協應請照覆並另擬聲敘稿尾錄呈

稿查律載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者以鬪殺論又鬪

殺者絞監候各等語此案杜文玉因妻孫氏與工人

蔡年通姦將孫氏休回母家聽其改嫁嗣孫氏復至

伊家央懇收留該犯不允催令回歸孫氏不理該犯

混罵孫氏率及該犯祖先回詈並向撒潑撞頭拚命

該犯因其業已犯姦休棄復往纏擾敗壞門風並被

牽罵祖先氣忿莫遏起意致死用繩將孫氏拉勒殞

命核其情節該犯因孫氏犯姦休回母家聽其改嫁

恩義已絕且殺死在休回之後固不得照聞姦數日  
殺死姦婦之例擬以滿徒而孫氏尙未改嫁復至該  
犯家央懇收留實有不忍遽絕之心核與一經休棄  
卽兩願離異轉嫁他人應同凡論者情事有間若遽  
將該犯以凡人故殺科斷問擬斬候殊覺法重情輕  
查孫氏犯姦被休復至夫家央懇收留因該犯不允  
輒辱罵祖先撒潑撞頭拚命實屬罪人該犯氣忿將  
其致死情同擅殺應如該撫所題杜文玉應卽照罪  
人已就拘執而擅殺者以鬪殺論律擬絞監候

道光二年說帖

逼妻服毒圖賴  
致毒斃妻命

廣西撫 奏廖老六行劫被獲伊父廖以紀逼令伊  
母服毒斃命圖賴一案 職等查廖以紀因子廖老六  
爲盜被村人韋庭光幫同緝獲將廖老六拿獲該犯  
遷怒韋庭光不應幫拿卽起意囑妻羅氏至韋庭光  
家自盡希圖陷害洩忿羅氏不允該犯聲言如不自  
盡卽欲殺死羅氏無奈允從該犯卽採取毒草用罐  
盛水煎熬令羅氏藏拿同至韋庭光門首羅氏進內  
服飲毒水立卽殞命查廖以紀欲陷害韋庭光洩忿

殺死妻並兄妻  
從重科斷

通令伊妻羅氏服毒自盡核與有心殺妻者無異該  
州府司原擬依故殺妻律擬絞監候該撫以羅氏服  
飲毒水並非該犯灌飲與下手致死者有間聲請量  
減擬流殊屬錯誤案情既無疑實應卽隨案改依夫  
故殺妻律擬絞監候

嘉慶十六年說帖

盛京刑部題站住砍傷伊妻戴氏並伊嫂聶氏身死  
一案查律載夫毆妻至死者絞故殺亦絞又弟毆兄  
至死以凡論鬪殺者絞監候又名例載二罪俱發  
以重者論罪各等者從一科斷各等語此案站住飲

醉睡臥伊妻戴氏與伊嫂聶氏口角該犯聽聞驚起  
見時已下晚喚斥戴氏並不煮飯與嫂口角之非該  
氏頂撞該犯嚷罵因其回罵一時酒醉糊塗頓起殺  
機拾刀將戴氏連砍倒地聶氏趕至奪刀該犯砍傷  
聶氏顙門等處因聶氏牽連該犯父母晉罵又割傷  
其腦後等處戴氏聶氏先後殞命查站住砍死伊妻  
戴氏係屬故殺其砍割伊嫂聶氏身死則係鬪殺雖  
罪名同一絞候而故殺宛較鬪殺之情爲重應從其  
重者論該侍郎將站住依鬪殺律擬絞罪名雖無出

求歡不遂致斃  
妻命

入引斷殊未得當該司改依故殺妻律擬絞監候情  
罪允協應請照辦 嘉慶十七年奉天司說帖

廣西撫題陸超凡跪傷伊妻黎氏身死一案此案  
陸超凡因不務正業經伊母鎖禁在房與伊妻黎氏  
同房各鋪該犯屢次囑其過牀共寢未遂嗣黎氏送  
茶與飲該犯順手將其拉住求歡掙倒在牀黎氏掙  
扎欲起該犯用膝跪傷其臍肚殞命該省以毀起求  
歡與爭鬪而殺者有間將該犯依律擬絞聲明聽候  
部議查陸超凡因求歡不遂致將伊妻膝跪身死實

殺妻之案不得  
援照丁乞三仔

與鬪殺無異例無雙起求歡卽從末減明文該司將

該自聲攸之處議駁洵屬允協應請照辦

嘉慶十七年說帖

川督一所李達程戡死伊妻杭氏一案

職

等查十五

歲以下被長欺侮毆斃人命援照丁乞三仔案聲請

之例係指凡鬪而言死者實係恃長逞兇該犯幼弱

不敵倉猝抵禦致斃與丁乞三仔之案情節相符方

可援照聲請至夫與妻有敵體之義論名分則夫爲

妻綱妻屬卑幼故毆妻非折傷律得勿論折傷以上

毆未至死亦須妻自告乃坐夫罪至死者無論毆故

概擬絞候律本別於凡人以敵體之親而與凡鬪比  
論於義實爲不倫以卑幼之分而加以恃長欺侮之  
辭於言亦爲不順此案已死杭氏不允背煤事屬細  
故卽扭辦揜按不得謂之逞兇該犯持刀疊戮斃命  
本與丁乞三仔之案情節不同卽在凡鬪中亦不應  
率行援請况係毆妻至死從無因死者年長四歲以  
上遽請減流之案該省援引丁乞三仔之例係屬錯  
誤應請交司更正

嘉慶十八年諭帖

山東司 查此案孔玉成因伊母田氏囑伊妻孫氏

母僅令毆責子  
將妻疊毆致斃

挑水孫氏未卽往挑田氏斥其懶惰孫氏不服頂撞  
田氏令孔玉成毆責孫氏逃跑田氏喝令孔玉成管  
教趕毆孔玉成追至村外因孫氏辱罵拾石毆傷孫  
氏耳輪連耳竅及耳根髮際殞命查田氏因孫氏頂  
撞違犯令孔玉成毆責係屬理應教管孔玉成卽因  
孫氏逃跑何難趕回依法責毆乃因孫氏辱罵輒拾  
石疊毆孫氏致命多傷身死是田氏因媳頂撞僅令  
伊子管教毆責並無不合自不得坐田氏以主使爲  
首轉寬孔玉成毆妻至死之罪該撫將田氏照非理

尋長僅令訓責  
嗣後毆妻至斃

毆子孫之婦至死問擬滿徒孔玉成依威力主使下手之人減等例擬流係屬錯誤應請交司駁令照例改擬  
嘉慶五年說帖

山西司 查律載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者以主使之人爲首下手之人爲從等語誠以威力主使重在威力二字必其人實有可觀之畏爲所使者原無毆人之心有迫於不敢不從之勢故以主使爲首下手爲從所以懲豪強而肅法紀也此案許添明因姪媳許陳氏打破瓦盆斥說其非陳氏不服頂撞經氏姑

楊氏喝阻迨氏夫許復生趕集回家許添明告知情  
由囑令管教陳氏聽聞在房撒潑囑罵許添明氣忿  
主使許復生毆打許復生進房關門用拳毆傷陳氏  
額顱左眼胞陳氏欲開房門許復生在陳氏身後用  
手抓住項脖扳拉致指甲刮傷陳氏咽喉陳氏扳  
住門門不放許復生又用拳連毆其脊背陳氏順取  
門旁簾板轉身撲毆許復生奪獲簾板毆傷陳氏左  
右手背陳氏哭罵許復生將其合面按倒用簾板戮  
傷陳氏腦後陳氏益肆辱罵許復生復用鞋底毆傷

其左右腰眼並搥傷左額角墊傷右膝復經許添明  
喝阻歇手陳氏移時殞命詳核案情許添明因陳氏  
不服頂撞復撒潑囑令許復生毆打原爲管教  
起見既與倚恃威力主使毆打者不同許復生於潑  
罵尊長之妻正當按理訓責不待伊叔主使是下手  
者已不得謂其本無毆入之心迫許復生閉門肆毆  
之時許添明在於門外並非在場目擊又未聞出言  
逼毆有何威力可畏而許復生輒將陳氏疊毆多傷  
尤與迫於威力不敢不從者迥別况許復生毆傷伊

妻如果迫於叔命勉從下手其毆情必不至如是之  
兇且許添明始雖囑毆旋卽在門外喝阻其並無恃  
威主使之心更可概見乃該撫遽憑許添明令姪毆  
打一語卽律以主使爲首之條而轉將疊毆多傷之  
許復生僅科下手爲從之罪實屬輕重倒置應令研  
訊另擬去後茲據遵駁改擬應如所題許復生合依  
夫毆妻至死律擬絞監候許添明因姪媳陳氏打破  
瓦盆事屬細故並不善爲理說輒令伊姪許復生疊  
毆致斃殊屬不法許添明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

有妻而又娶妻  
段死後娶之妻

加枷號一個月

嘉慶十年題准案○照駁案新編錄

陝撫 咨何玩月兒砍死後娶之妻周氏應作何擬  
罪請示一案查律載有妻更娶者杖九十後娶之妻  
離異歸宗又例載嫁娶違律應行離異者與其夫有  
犯如係先姦後娶或私自苟合或知情買休雖有媒  
妁婚書均依凡人科斷若止係同姓及尊卑良賤爲  
婚或居喪嫁娶或有妻更娶實係明媒正娶雖律應  
離異有犯仍按服制定擬各等語推原律意有妻更  
娶卽應離異此禮經所謂無二嫡之義也第此等鄉

愚易犯於例禁因干斷離而其以禮爲婚於名分則爲已定與苟合買休等項不應有夫妻名分者不同亦與以妻爲妾尊卑失序律應更正者有別如與其夫及夫之親屬互犯殺傷素有尊卑服制者仍科以服制之罪此於嚴例禁之中仍寓定名分之意本有成例可循此案何玩月兒砍死後娶之妻周氏按律固應離異惟該氏既係良家之女明媒正娶又有財禮婚書律應按服制定擬自應將該犯仍科以夫毆妻至死之非至該撫所引禮部咨行禮無二嫡如有

獨子承祀兩房祇應娶妻一人其置側室以廣嗣育  
例所不禁不得兩房均爲娶妻等語卽刑律所載有  
妻更娶應杖九十後娶離異歸宗之意若有犯殺傷  
仍當以刑例按服制定擬之條辦理兩例原不相背  
應令該撫卽將何玩月兒照例具題

嘉慶二十三年  
說帖

成案錄後

嘉慶二十二年奉尹題吳興戳傷伊妻王氏身死一  
案此案吳興因妻傅氏無子憑媒聘娶王氏爲妻  
王氏與王正通姦該犯事後縱容嗣該犯因向王

正索討柴米不遂令王氏拒絕王氏不從頂撞詈罵該犯頓起殺機用刀將王氏戳傷身死查王氏係吳興更娶之妻有犯應仍按服制定擬將吳興照尋常知情縱容後因索討不遂殺死姦婦者仍依毆妻至死律定擬夫毆妻至死故殺亦絞律擬絞監候姦夫王正仍依縱姦律擬杖九十等因題結

兩房各爲娶妻  
移娶之妻作妾

東撫咨獨子承祧兩房各爲娶妻後娶之妻有犯作何辦理請卽示覆一案查律載有妻更娶妻者杖

九十後娶之妻離異歸宗又例舊嫁娶違律應行離異者與其夫及夫之親屬有犯如係先姦後娶或私自苟合或知情買休雖有媒妁婚書均依凡人科斷若止係同姓及尊卑良賤爲婚或居喪嫁娶或有妻更娶或將妻嫁賣娶者果不知情實係明媒正娶者雖律應離異有犯仍按服制定擬各等語又查禮部於嘉慶十九年據河南學政咨寶豐縣附生余萬全之父余篤生承繼兩門各爲娶妻長門爲其初娶張氏繼娶王氏生子萬全二門爲其初娶雷氏無出納

妾杜氏生子萬德各承其嗣因雷氏病故萬德以嫡  
母丁艱萬全應如何稱名如何服制等因咨請部示  
經禮部以余篤生在長門已娶嫡室張氏繼娶王氏  
祇當爲其納妾不當爲其娶妻雷氏之生稱名已混  
於嫡庶之間雷氏已死喪服何得濫斬齊之列萬德  
爲次門承祀旣已呈報丁憂尙可比昭慈母之例斬  
衰三年萬全毋庸持服至余篤生二妻並娶嫡庶混  
淆事屬錯謬業經身故應毋庸議等因咨覆在案查  
有妻更娶與其夫及夫之親屬有犯仍按服定定擬

之例係指其夫並未承祧兩房後娶之妻律應離異者而言若承祧兩房各爲娶妻冀圖生孫續嗣是愚民罔知嫡庶之禮與有妻更娶不同止宜別先後而正名分未便律以離異之條叅核禮部議覆河南省余篤生之案則後娶之婦應爲妾也明甚旣以妾論如與夫及夫之親屬有犯自應以妾科斷此案彭高氏爲夫姪彭文漢聘娶鄭氏爲妻冀圖鄭氏生子承祧查彭文漢先經伊父彭自立爲之娶妻鄭氏迨鄭氏故後續娶王氏是彭文漢已有嫡妻彭高氏後娶

之鄭氏雖因彭文漢承祧兩房冀圖生孫續嗣起見  
非有妻更娶可比未便判離而一夫祇應一婦斷無  
二婦並稱爲妻之理自應照禮部所議以後娶之婦  
作爲妾論該司泥於有妻更娶仍按服制定擬將彭  
自立照殺死子婦律科罪似未妥協至該司所稱彭  
文漢嫡妻鄭氏之子與後娶之鄭氏有犯可否比照  
八母中之慈母養母辦理一節查鄭氏如得爲彭文  
漢之妻始可爲其子也母今鄭氏旣列爲妾與先娶  
之鄭氏卽有嫡庶之分以嫡妻之子與父妾有犯律

有明文豈能比照慈母辦理此外與家長正妻並親屬有犯均有律例可循辦理自不致矛盾又該司所稱嫁爲次妻之女主婚皆由父母初非自願若一體照律離異是因父母主婚之誤而使其女不能從一而終情殊可憫一節查人情莫不愛卹其女在明知其有妻而仍許配者事所罕有至承祧兩房之人愚民多誤以爲兩房所娶皆屬嫡妻故將女許配議禮先正名分不便使嫡庶混淆而王法本平人情原毋庸斷有離異有犯應以妾論情法俱得其平所有彭

自立一案應請卽照禮部議覆河南學政之案依毆  
死子妾律科斷謹擬稿尾錄呈

稿尾

查律載有妻更

娶妻者杖九十後娶之妻離異歸宗又例載有妻更  
娶者雖律應離異有犯仍按服制定擬各等語是有  
妻更娶與其夫及夫之親屬有犯仍按服制定擬之  
例係指其夫並未承祧兩房後娶之妻律應離異者  
而言若承祧兩房各爲娶妻冀圖生孫續嗣是愚民  
昧於嫡庶之禮與有妻更娶不同查禮部議覆河南  
學政請示余篤生案內旣稱禮無二嫡余篤生在長

門已娶嫡室次門祇當爲其納妾不當爲其娶妻由  
是觀之則後娶之婦止應作爲妾論此案彭自立殺  
死彭鄭氏並刃傷彭自正查彭鄭氏係彭自立弟妻  
彭高氏因夫故無嗣爲彭自立之子彭文漢所娶之  
妻葉園鄭氏生子承祧惟彭文漢係繼父彭自立  
爲之娶妻鄭氏迨鄭氏故後續娶王氏是彭文漢已  
有嫡室其彭高氏後娶之鄭氏若仍以妻論誠如該  
撫所議非特嫡庶混淆名分不正且引律斷罪亦多  
窒礙所有彭鄭氏自應查照禮部議覆河南學政之

毆傷不孝有據  
之妻抽風身死

案作爲妾論等白立殺死彭鄭氏應令卽照殺死子

妾律辦理

道光元年說帖

北撫 題馮鳳戩傷伊妻易氏身死一案查例載毆  
毆之案原毆當致命之處而傷輕因風身死在十日  
以外聲請改流等語夫毆妻因風身死者自應一體  
聲請減流至毆死妻擬絞秋審可矜之犯如死係不  
孝有據之妻定例照免死減等人犯再減一等是毆  
死不孝有據之妻問擬絞候者旣得減等擬徒則毆  
傷不孝有據之妻係因風身死而本罪已得免死減

等者亦應再減一等若仍照本例擬流則反不如問擬絞候者轉得從輕揆情似未平允雖隨案減等與秋審可矜減等稍有未符而其毆死不孝有據之妻則一也此案馮鳳因妻易氏不爲伊母馮李氏煎藥忿激將易氏致命頂心戳傷深止二分並未損骨業經結痂迨易氏將傷痂抓落致傷口進風潰爛越十二日殞命該省將馮鳳依原毆致命傷輕十日外因風身死例聲請減流並以可否照秋審可矜之例於免死減等罪上再減一等之處聽候部議查易氏不

毆傷妻餘限內  
因風身死

爲病姑煎藥係屬不孝檢閱原題內據鄰證馮立堂  
屍父易萬傑及氏姑馮李氏等供明屬實死係不孝  
有據之妻即使該犯問擬絞候秋審可矜例得減二  
等擬徒今該犯本罪已應減等擬流且應再減一等  
擬杖一百徒三年以昭情法之平 道光四年諭帖

川督 咨林文幅毆傷伊妻賴氏於正限外餘限內  
因風身死查毆妻至死與凡人鬪殺擬絞相同應依  
凡鬪他物傷正限外餘限內因風身死例擬徒

嘉慶二十五年案

夫謀殺妻傷而未死

向童養妻圖姦  
掘破陰戶身死

直督 吞酌洪良因與楊黃氏通姦謀勒伊妻傷而未死查妻之與夫其名分與子孫之於祖父母父母並重應比照尊長謀殺卑幼依故殺法傷而未死減一等律依夫毆妻至死故殺亦絞律上減二等滿流該犯恩義已絕且訊明伊妻情願離異應不准收贖道元元年案

陝西司 查律載夫毆妻至死者絞監候故殺亦絞等語此案前據該撫以焦靈娃乘醉向童養未婚之妻張氏圖姦不允用手掘其陰戶張氏往前掙扎不

期該犯酒後指力過猛致將張氏陰戶拉透穀道倒地流血不止氣息漸微昏暈欲絕該犯心慌慮張氏身死畏罪起意裝縊掩飾即將捆柴皮條挽成活套將張氏懸掛房頂橫木上裝作自縊該撫將焦靈娃依夫毆妻至死律擬絞等因具題經臣等以焦靈娃既將張氏陰戶拉透穀道如果殺出無心當張氏昏暈之時自應亟圖救治何至裝作自縊以速其死且咽喉縊痕深入一分色至紫紅其被縊之時氣尙未絕難保非圖姦不允逞兇狠拉假裝自縊立斃其命

駁令該撫另行研訊確情妥擬去後茲據該撫疏稱  
訊明該犯焦靈娃實因圖姦用手指扼張氏陰戶希  
圖允從不期張氏往前掙扎該犯力猛致將其陰戶  
拉透穀道張氏昏暈倒地該犯一時心慌莫措無法  
救治料其傷重必死畏罪裝縊並無遲延起釁別情  
惟縊痕深入一分色止紫紅是張氏被縊之時雖明  
知必死而氣完尙未絕卽與故斃妻命無異將該犯  
照故殺妻律擬絞等因具題<sub>臣</sub>等查故殺之案必究  
明臨時是否有心致死方可依律定擬不得以無心

致死之供而科以故殺之罪今焦靈娃拉斃伊妻假  
裝自縊前據該撫將該犯依毆妻至死律擬絞經  
部因其拉傷後裝縊傷痕深重難保非有心致死駁  
令研訊定擬茲該撫既訊明該犯實係畏罪裝縊並  
無別情復將該犯改依故殺妻律擬絞是以無心致  
死之供而科以故殺之罪罪名雖無出入供勘實屬  
不符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研訊是否  
有心致死詳核案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道光十二年說帖○旋據咨請部示錄後

陝西司 查此案先據該撫疏稱焦靈娃因乘醉向  
尊養未婚之妻張氏圖姦不允用手扼其陰戶張氏  
往前掙扎不期該犯酒後指力過猛致將張氏陰戶  
拉透穀道倒地血流不止昏暈欲絕該犯心慌慮恐  
張氏身死畏罪裘縊掩飾即將捆柴皮條挽成活套  
將張氏懸掛房頂橫木上裝作自縊將焦靈娃依夫  
毆妻至死律擬以絞候等因具題本部以焦靈娃難  
保非圖姦不從逞忿狠拉假裝自縊立斃其命駁令  
另行研訊嗣據該撫訊無別情將該犯改照故殺妻

律擬以絞候又經本部以故殺之案必究明臨時是  
否有心致死方可依律定擬不得以無心致死之供  
而科以故殺之罪駁令再行研訊是否有心致死按  
律妥擬去後茲據該撫咨稱焦靈娃手摳年甫十三  
未婚之妻張氏陰戶拉透穀道當張氏昏暈之時該  
犯目擊其痛楚情形竟不垂念幼妻亟圖救治只顧  
掩飾已罪解繩掛吊裝縊以速其死心既險詐情復  
決絕將該犯科以故殺之罪實不爲枉第故殺之案  
必須臨時有心致死方可定擬今將該犯疊次嚴究

始終絕無有心致死之供惟案經兩次指駁似未便  
與現在供詞與初訊無異仍改從鬪殺或滋輕縱咨  
部示覆等因查讞獄不厭周詳而情罪必期適當荷  
初審供詞未確一經駁審自應另究確情按律改擬  
若覆訊之後而供詞仍與初審無異亦不得以案經  
部駁遽存遷就之心今焦靈娃致傷童養未婚之妻  
張氏身死雖前經本部以案情支離駁令覆審惟現  
據該撫疊次嚴究絕無有心致死之供是初審情詞  
尙屬確鑿未便以本部兩次指駁即從重照故殺問

擬致令供勘不符相應咨覆該撫速行按律妥擬具  
題 道光十二年說帖

挾嫌汚讎其媳  
致婦被夫毆死

陝西司 此案劉漢義毆傷伊妻張氏身死應如所  
題劉漢義合依夫毆妻至死律擬絞監候該督疏稱  
賈廷杰因酗酒混嚷挾劉棟喝禁之嫌起意捏造伊  
媳張氏與張九如姦私編造歌謠在於戲場歌唱汚  
讎以致張氏被夫管教毆傷致斃核與被誣之人忿  
激自盡者有間例無治罪專條自應比附問擬賈廷  
杰應比照捏造姦賊款蹟編造歌謠挾讐汚讎致被

誣之人忿激自盡照誣告致死擬絞例上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此案賈廷杰因酌酒被劉棟喝禁卽挾嫌捏造其媳張氏與張九如姦私編造歌謠當眾歌唱污蔑以致張氏被夫管教毆傷殞命雖張氏之死由於其夫之毆責而毆死之由究因該犯挾嫌污蔑所致且因該犯捏造一言致人夫婦一死一抵其情尤屬可惡況以姦賊事情污人名節按例已應擬軍而污蔑致斃人命之案豈能擬罪轉輕該督將賈廷杰比照捏造姦賊款蹟編造歌謠挾讐污

誤信奸徒捏奏  
殺死無辜之妻

蟻致被誣之人忿激自盡例量減擬流殊屬輕縱應

令詳核例義另行妥擬具題

道光九年說帖○疊起  
管教似與後二案稍殊

川督 題劉正鼎因楊芳會誣指伊妻王氏與劉德

祥通姦戮死王氏將汚蟻釀命之楊芳會及忿激殺

妻之本夫劉正鼎概擬絞候一案查楊芳會因挾王

氏不允借錢之嫌輒向其夫劉正鼎捏造姦情希圖

洩忿以致王氏無辜被殺較之因被誣而自盡者其

情尤慘擬以絞抵洵屬允當至劉正鼎一聞伊妻與

劉德祥通姦之語當卽往尋劉德祥未遇旋向王氏

查問不認用刀砍傷王氏臂膊肩甲復因王氏拉住  
拚命一時忿激連戳致斃是劉正鼎之殺死伊妻實  
因誤信姦情激於義忿而王氏之死究因楊芳會污  
蟻所致既已罪坐所由科楊芳會以污蟻致死之罪  
又將忿激殺妻之劉正鼎與尋常故殺妻者一律問  
擬絞候不惟情輕法重且一命兩抵殊與律義未符  
惟例內並無作何輕減專條而王氏究未犯姦又不  
便將劉正鼎竟照聞姦殺死姦婦例擬徒詳查各司  
並無辦過此等成案職等悉心參酌劉正鼎一犯似

應於故殺妻絞罪上量減一等擬以滿流庶不致一命兩抵而情法亦較平允奉

諭衡情定罪擬以滿流尙覺過重令查徒罪例援引酌定等因遵復詳加叅核王氏雖並未犯姦而劉正鼎之殺妻實因聽信誣姦所致例內惟本夫聞姦數日殺死姦婦擬徒一條似可援引比附但王氏之死由於楊芳會誣捏姦情今將本夫劉正鼎照殺姦例定擬是又加該氏以姦婦之名於義似有未協職等悉心商酌應將劉正鼎於殺妻絞罪上量減擬流仍援

赦累減擬以滿徒

乾隆五十五年說帖

北撫 咨李有得挾嫌捏造姦情汚蔑王開科誤信  
忿激殺死伊妻李氏咨請部示一案查例載捏造姦  
賊款蹟寫揭字帖及編造歌謠挾讐汚蔑以致被誣  
之人忿激自盡者照誣告致死例擬絞監候又非姦  
所獲姦將姦婦逼供而殺審無姦情確據者依毆妻  
至死論如本夫聞姦數日殺死姦婦姦夫到官供認  
不諱確有實據者將本夫照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  
徒各等語此案李有得因疑柳幅興與同村之王李

氏有姦向王李氏戲謔被王李氏斥罵嗣氏夫王開科回家途聞其事向李有得查問李有得捏造郝幅與王李氏有姦情形竟將王李氏責打洩忿王開科信以爲實向王李氏查問不認毆斃斃命該省以王李氏之受誣被殺皆由李有得捏姦污蔑所致較之本婦自盡者其情更慘罪坐所由應以李有得論抵至王開科誤聽人言毆妻至死若以捏姦之李有得問擬絞抵又將王開科仍照毆妻至死本律定擬一命斷難兩抵應否於毆妻至死律上量減擬流咨

請部示等因查李有得挾嫌捏造姦情污蔑致被誣之王李氏慘遭伊夫毆戮斃命非坐所由自應以李有得擬抵應如所咨李有得比照捏造姦贓款蹟挾讐污蔑以致被誣之人忿激自盡例擬絞監候至王開科誤信李有得捏造之言將妻王李氏毆戮斃命是王李氏之死既應以捏姦之李有得擬抵固不得復將王開科仍照毆妻至死律擬絞以致一命兩抵而王李氏究未犯姦又未便將王開科照聞姦數日殺死姦婦例擬徒致與殺死實在犯姦之婦者無所

被人慾恩逼妻  
賣姦將妻毆死

區別例無正條自應衡情依律量減定擬王開科一

犯亦應如所咨照毆妻至死絞罪上量減一等杖一

百流三千里以昭平允

道光元年說帖○二年照擬題結見成案

提督 咨送丁十聽從陳王氏慾恩屢次逼妻得氏

欲令賣姦夫婦之義已絕復因得氏不從毆打磨折

以致因傷身死將丁十照凡人鬪殺律擬絞監候陳

王氏商同丁十勸令得氏賣姦捏稱得氏與胡二父

子有姦希圖挾制應照姦贓汚人名節例擬軍實發

駐防爲奴得氏年甫十七逼勒賣姦不從堅心守正

備遭毒毆致斃貞節可嘉附請

旌表 嘉慶二十五年湖廣司現審案

疑妻並非處女  
逼認亂倫休棄

提督 咨送總常太因娶妻哲爾德氏原紅色淡疑

非處女逼令承認兄妹通姦復刀扎妻兄英林嚇逼

認姦將妻休回如果英林實與胞妹哲爾德氏通姦

俱罪應斬決惟非呈告到官未便科以誣告之罪若

照姦賊汚人名節究係因疑起釁將德常太照姦賊

汚人名節擬軍例量減一等擬徒 道光三年湖廣司  
現審案

陝撫 題薛連海因訛索無服族兄薛連印銀兩不

提妻與人通姦  
訛詐致妻自盡

夫毆死妻殺供  
不認兩遭蒸檢

遂起意誣姦將薛述印與伊妻周氏一併捆縛致妻  
忿激自盡該犯汚穢其妻與平人不同應照捏姦汚  
贓致被誣之人自盡擬絞例量減擬流

道光二年案

東撫 奏丁錫綬毆傷伊妻張氏餘限外身死一案  
此案丁錫綬用木棒槌毆傷伊妻張氏身死已在保  
辜他物傷正餘限之外從本毆傷法應予勿論惟係  
職官輒於醉後將伊妻屢次毆責已屬任性乖張迨  
伊妻受傷身死於屍親具控到案狡不供吐實情以  
致妻屍兩遭蒸檢查蒸檢屍身其洗刷之慘較殘毀

爲九甚自應比照殘毀死屍科斷夫之於妻服屬期  
親依凡人殘毀死屍滿流上按服制遞減四等罪應  
杖七十徒一年半今該撫僅將該員擬請革職實不  
足以昭平允丁錫綬應比照毀卑幼死屍律期親遞  
減四等杖七十徒一年半

嘉慶十六年說帖

迫於姑命聽從  
幫按致夫篤疾

破夫逼令賣姦  
拒姦謀斃夫命

直督 咨史盧氏因義子史幅貴屢竊家中衣物並  
偷入廟內木頭向斥不服頂撞氣忿莫遏起意揉瞎  
其兩目逼令伊媳史王氏幫同捆接應以史盧氏爲  
首將史盧氏依非理毆打乞養子成篤律杖九十收  
贖史王氏聽從捆按致史幅貴不能動展被史盧氏  
揉瞎兩眼係迫於姑命勉從下手應照爲從於妻毆  
夫致篤疾絞罪上減一等擬流收贖

嘉慶二十年案

福建司 查律載妻毆夫死者斬立決等語此案林

王氏因何景星向其調姦忿激拾柴擲毆何景星閃

避不期伊夫林阿梅踵至致被誤擲傷其左額角等處殞命名分攸關自應按律問擬應如該鎮道等所奏林王氏合依妻毆夫死者斬立決律擬斬立決惟查妻誤殺夫之案臣部向俱依律擬斬立決奉

旨改斬監候該氏用柴向何景星擲毆其誤傷伊夫林阿梅身死事出不虞並非有心干犯自應量爲寬貸且林阿梅貪利無恥欲令該氏與何景星通姦夫婦之義已絕該氏守正不污用柴向圖姦罪人何以星擲毆不期誤傷林阿梅致斃較之尋常與人鬪毆斃斃

夫命之案情節尤爲可憫例內雖無治罪明文衡情酌理林王氏與林阿梅夫婦之義旣絕可否卽照尋常因鬪誤殺旁人之律擬以絞監候秋審緩決一次後卽予減等之處恭候

欽定至何景星向林王氏圖姦致氏誤斃夫命陷人一死一抵僅照棍徒擬軍尙覺輕縱應改發新疆爲奴以示懲儆

道光十二年說帖○原案錄後

臺灣鎮總兵 奏監生何景星平日恃財強橫鄉里因見林王氏可愛蓄意圖姦遂與氏夫林阿梅相商

欲與姦好許給銀錢林阿梅懼勢應允適林王氏先  
赴夫姑劉林氏家未回何景星囑其接歸林阿梅恐  
被劉林氏知覺又素畏何景星勢惡遂另覓素不貞  
潔之劉令娘與何景星在林王氏牀上姦宿一夜次  
早給劉令娘番銀而去何景星仍在林阿梅家等候  
林王氏圖姦迨午後林王氏回家林阿梅向林王氏  
告知往邀劉令娘與何景星姦宿情由囑林王氏陪  
何景星坐談林阿梅出院燒茶何景星卽向林王氏  
出言調戲林王氏忿激順拾柴塊擲毆何景星閃避

不期林阿梅走至適被柴塊誤傷左額角連左太陽  
穴殞命將林王氏擬斬立決何景星依棍徒擬軍等  
因查妻誤殺夫之案臣部向俱擬斬立決奉

旨改擬斬監候今林王氏誤傷伊夫身死事出不虞並非  
有心干犯自應量爲寬貸且林阿梅貪利無恥欲令

該氏與何景星通姦夫婦之義已絕該氏守正不污  
用柴向圖姦罪人擲毆不期誤傷林阿梅致斃較之  
尋常與人鬪毆誤斃天命之案情節尤爲可憫例內

雖無治罪明文衡情酌理林王氏與林阿梅夫婦之

義既絕可否卽照尋常因鬪誤殺旁人律擬絞監候  
秋審緩決一次後卽予減等之處恭候

欽定何景星向林王氏之夫林阿梅賄圖姦因該氏先  
期出外林阿梅見其兇橫另覓劉合娘與其姦宿其  
平日之兇橫已可概見乃淫心不已仍復圖姦林王  
氏致該氏誤傷其夫身死陷人夫婦一死一抵僅照  
棍徒擬軍尙覺過輕何景星應從重發新疆給官兵  
爲奴以示懲儆奉

旨此案林王氏守正不污用柴擲毆圖姦罪人何景星不

期誤傷伊夫林阿梅致斃較之尋常與人鬪毆誤斃夫  
命之案情節尤爲可憫且林阿梅貪利無恥與林王氏  
夫婦之義已絕該部請照尋常因鬪誤殺旁人之律擬  
以絞監候秋審緩決一次後卽予減等著照所議辦理  
餘依議欽此

道光十二年三月卽抄

破夫屢次毆逼  
賈姦將夫毆死

貴州司

查律載妻毆夫至死者斬等語此案王阿

菊因伊夫羅小么貧苦難度令該氏賣姦該氏不允

羅小么時常打罵該氏無奈允從羅小么卽令安阿

二與該氏姦宿嗣羅小么與安阿二索錢爭吵將安

阿二驅逐羅小么因無食用欲另尋姦夫復令該氏  
賣姦該氏不允羅小么辱罵該氏出言頂撞羅小么  
拾棒撲毆該氏盧被毆傷順拿沙鍋滾水嚇潑冀其  
退避不期潑傷羅小么胸膛等處身死該撫將該氏  
依律擬斬立決並聲明該氏因伊夫復令賣姦不允  
爭毆致斃較謀殺縱姦之夫爲輕可否酌減等因臣  
等核其情節死者過令賣姦無恥已極該氏被毆嚇  
潑適傷致斃尙非無故逞兇干犯惟死係伊夫名分  
攸關仍應按律問擬應如該撫所題王阿菊合依妻

毆死不幸之夫  
立決改爲監候

毆夫至死者斬律擬斬立決

道光十二年說帖

廣東撫 題姚氏致傷伊夫范日清身死一案緣范

日清買有腐乾三塊在家旅赴鄰村飲酒是日午後

范日清之父范彩榮缺少飯菜令媳姚氏煮食傍晚

范日清回家尋取腐乾姚氏回稱已經爲翁煮食范

日清言欲下酒怒詈姚氏做情叫罵起毆因醉失跌

被桌角撻傷左眉隨即站起用拳打傷姚氏左眼胞

並拾扁挑打傷姚氏左肩甲姚氏欲行走避范日清

舉挑向毆姚氏情急隨用手用插茶木槌舉起一格致

傷范日清額顛倒地墊傷左臂殞命將姚氏擬斬立決具題刑部查范日清因妻將腐乾爲伊父煮食乃逼怒伊妻叫罵奔毆姚氏被其疊毆情急用木槌回格致斃雖與無故干犯者不同但名分攸關仍應按律擬斬立決等因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旨姚氏格傷伊夫范日清致斃刑部因名分攸關將姚氏擬以斬決固屬按律定擬但細閱案情范日清買有腐乾在家赴鄰村飲酒適其父缺少飯菜經伊妻姚氏爲翁煮食范日清回家詢悉怒詈姚氏做情遂拾扁挑毆

妻毆死夫情輕  
止淮疏內聲明

打是范日清不顧養父轉因而與責其妻已干不孝之  
罪姚氏本無不合因其夫疊毆情急隨用搥茶木槌舉  
手一搭致傷范日清倒地墊傷殞命與無故干犯者不  
同而范日清之死肇由自作姚氏著從寬改爲斬監候  
秋後處決欽此

通行本內案

貴撫 題冉符氏毆傷伊夫冉章元身死一案查妻  
毆死夫情輕之案向係仍照本律擬斬立決其有情  
節實可矜憫者止於稿尾內將並非有心干犯之處

聲敘查上年七月浙江省題邢葉氏毆死伊夫邢招

仁一案核其情節尙非有心干犯經本部於稿尾聲  
明具題奉

旨九卿定擬具奏欽此當經會議具題奉

旨將該氏改爲斬監候題准在案此案冉符氏之夫冉章  
元佃種族人冉庚山土嗣冉庚向冉符氏調戲冉符  
氏不依叫罵並向冉章元告知冉章元當欲告究冉  
庚求免報官出錢陪禮冉章元得錢寢息冉庚旋欲  
自種山土往令退佃冉章元令冉符氏藉調戲之事  
至冉庚家吵鬧拚命挾制仍得山上佃種冉符氏以

調戲之事業以出錢陪禮了結事關顏面不肯前往  
冉章元斥罵拾鋤向段冉符氏將鋤奪獲冉章元復  
拾柴塊毆傷其右臂膊冉符氏被毆情急用鋤背格  
打致傷冉章元右腮腋殞命查冉符氏先被伊夫用  
鋤向毆該氏將鋤奪獲復被拾柴毆傷該氏被毆情  
急格毆適斃核其情節尙非有心干犯與邢葉氏之  
案情節相同亦應於稿尾內聲明並非有心干犯字  
樣以歸盡一

道光二年說帖口成案錄後

浙江司查律載妻毆夫死者斬等語此案邢葉氏因

查厥經林因被  
李業榮毆傷持  
刀向砍經妻李  
氏赴勸拉住手  
腕奪刀厥經林  
不肯釋手堅欲  
向砍自將持刀  
右手用力向左  
一縮李氏力弱  
手鬆厥經林自  
行劃傷左血盆  
越日身死未便  
擬斬駁令照過  
大赦辦理乾隆  
三十一年所見  
集廉東省題案

爲伊夫邢招仁燙酒邢招仁嫌冷欲其復燙該氏  
以火經退熄回覆邢招仁不依卽持酒碗擲傷該  
氏右額角該氏跑走邢招仁復取木棍趕毆該氏  
情急順用鐵鉅轉身抵格適傷邢招仁右眼胞連  
眼睛鼻梁倒地移時殞命查邢葉氏先被伊夫擲  
傷跑走復因伊夫持棍趕毆情急抵格適斃核其  
情節尙非有心干犯惟名分攸關仍應按律定擬  
應如該撫所題邢葉氏合依夫毆妻至死者斬律  
擬斬立決

又嘉慶十四年九月雲南省題楊嚴氏踴傷伊夫楊起身死一案查楊嚴氏在屋煮飯因幼子失跌啼哭楊起斥其不行照管該氏分辯楊起拾柴毆傷該氏胳膊等處該氏進房哭泣楊起趨進將該氏推按牀上搭住咽喉該氏被搭氣閉情急又因懷孕恐致傷胎翼夫鬆手用腳嚇踐致傷楊起臍肚跌地搥傷腮脰逾時殞命該省將楊嚴氏依妻毆夫死者斬律擬斬立決具題經本部會同法司照擬題發欽奉

論旨核其情節該氏在屋煮飯並無過失當伊夫斥罵時並未回言毆打時亦未回毆迨經伊夫搭住咽喉氣閉情急又欲護胎以致踴傷伊夫跌地身死並無違犯不順之處情尚可憫嚴氏從寬改爲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因欽此

又二十二年十二月雲南省題蔣李氏撞傷伊夫蔣常青身死一案查蔣李氏因不識字誤將田契紙墊曬藥末伊夫蔣常青見而村斥該氏分辨將常青氣忿揪住該氏髮髻往下掇按拾取柴塊將該

氏膺後髮際亂毆該氏負痛情急圖脫用頭嚇撞  
致傷蔣常青胸膛倒地越十三日身死該省以該  
氏致傷伊夫斃命核其情節雖非有心干犯惟名  
分攸關仍應按律定擬將蔣李氏依妻毆夫死者  
斬律擬以斬決具題本部會同法司照擬題覆奉  
旨九卿定擬具奏經九卿會議將該氏改爲斬監候題准  
又二十四年十月四川省題鍾楊氏致傷伊夫鍾亮  
山身死一案查鍾楊氏因伊夫鍾亮山酒醉回歸  
索茶該氏卽赴廚房燒茶鍾亮山性急斥言該氏

分辯鍾亮山用鐵秤錘毆傷該氏額顙等處該氏  
順拾搥衣木棒抵格適傷鍾亮山左肩甲鍾亮山  
將木棒格落抓住該氏衣襟連毆並用力一拉該  
氏往前一撲鍾亮山退後跌地墊傷左臂左腿該  
氏掙脫跑走鍾亮山趕上用頭向撞該氏情急閃  
避鍾亮山撲攏勢猛在門枋上撞傷額門倒地至  
次日身死該省以該氏致傷伊夫斃命與有心逞  
兇干犯者不同惟名分攸關仍應依律問擬將鍾  
楊氏依妻毆夫死者斬律擬斬立決具題本部會

同法司照議題覆奉

旨九卿定擬具奏經九卿會議將該氏改爲斬監候題准  
安撫 題范劉氏因伊夫范興得囑令煮飯適該氏  
手持剪刀修補舊襪答俟補完再煮范興得斥罵並  
抬竹條毆傷該氏頂心偏左該氏負痛兩手分攜刀  
褲哭泣進房范興得趕進撲毆該氏情急順用所持  
剪刀有手濬抵不期范興得趕攏勢猛收手不及被  
刀尖戳傷肚腹殞命將范劉氏擬斬立決聲明情節  
九卿議奏改爲斬候 嘉慶二十五年案

北撫題石李氏因伊夫石潮科罵其不應責打幼孩並用煙袋毆傷該氏手指該氏分辯石潮科復取木扁擔向毆該氏接奪過手走避石潮科又趕向奪擔該氏恐被奪毆將擔向上揚起石潮科兩手捏住木擔中節對面扳奪該氏力乏手鬆石潮科扳去勢猛致木扁擔邊楞挫傷額門倒地殞命將石李氏擬斬立決聲明具題改爲斬候

嘉慶二十五年案

盛京刑部題王高氏因夫王成屢向童養媳小英國姦姪該氏阻斥嗣王成又向小英剝拉中衣小英喊

回毆致斃圖姦  
養媳之夫

因夫求歡伸腿  
勢猛誤斃夫命

曠該氏聽聞拉阻被王成拾棒毆打該氏將棒奪獲  
王成用頭向撞該氏連毆數下致傷王成額門等處  
殞命將王高氏擬斬立決聲明可原情節九卿議奏  
改爲斬候

嘉慶二十三年奉天司案

東撫題李二泮與妻李王氏素睦是晚李二泮出  
外閒逛李王氏因困乏又因右膝下患瘡疼痛先將  
房門虛掩和衣橫臥旋即睡熟二更時李二泮進房  
並無燈亮走至炕前手摸李王氏下體李王氏於睡  
夢中猛然驚醒疑爲他人用脚踢傷李二泮小腹一

面喝問李二泮答應並拉其兩腿求歡李王氏因被  
拉瘡處負痛難忍兩腳猛伸誤行踢傷李二泮小腹  
倒地殞命將李王氏擬斬立決聲明情節九卿議奏  
改爲斬候

嘉慶二十五年案

近幾及毆死妻  
妾奴婢七命

蘇撫題表秉若先後娶妻五人元配陳氏繼妻張氏盧氏汪氏汪氏於乾隆八年裴秉若將陳氏罵逼縊死九年將張氏刀傷嘴唇自行跳水淹死十三年盧氏因與該犯不睦縊死惟第四繼妻汪氏病故第五繼妻汪氏現存時被毆打該犯先後娶妾四人李氏王氏黎氏顧氏十五年因李氏不善持家用鞭棍打傷越日身死用蘆蓆捲裹令工人趙有慶家人裴咸擡埋亂葬岡內十六年將王氏毆打逃回母家二十五年因黎氏辦菜不佳先用鞭棍毆打嗣用燒紅

火叔烙其下體致斃令裴晚裴崇壙埋屋後地內惟顧氏現存該犯平日屢因顧氏房事不遂其欲輒於酒後用小刀割其背肉每歲二兩次率以爲常十八年冬間因氏不善辦菜用刀割其右耳輪又因不聽說話用刀割其背肉炙食下酒又用火叔烙其手腕二十五年該犯自城中回喚氏同宿怒其來遲該犯用繩棚開顧氏手脚用火燒紅火叔烙其下體婢女曾氏拉勸亦被烙傷腮頰查驗顧氏曾氏各傷痕俱屬相符又該犯於二十六年正月內打死使女婢子

二月內又打死僕人隨子俱用蒲包裝裹令裴晚裴崇擡埋亂葬坑內以致屍首無存無憑檢驗以上各情節緣該犯住宅深邃家人無事不許擅入其鄰佑人等居址較遠聽聞不詳不敢遽報旋經府縣訪聞獲犯審將裴秉若比照殺死總功卑幼一家非死罪二人例擬絞立決具題查裴秉若淫惡殘忍罔顧法紀將妻妾僕婢肆意毆逼先後致死七命更將伊妾顧氏刀割火烙歲以爲常甚至割其背肉炙啖下酒非刑陵虐尤爲慘毒此等殘暴之徒淫兇不法實出

情理之外僅擬縲首殊覺法輕情重若駁令改擬又未免稽遲時日轉使兇徒藉以苟延應將裴秉若改照光棍例擬斬立決迅卽正法以快人心以昭炯戒趙有慶等俱係工僕聽從主命擡埋均應免議

乾隆二十七年題准案○照所見集錄

殺死妻父跡近  
於謀駁令嚴審

吉林將軍 咨吳起發砍死妻父張俊一案查律載毆妻之父母死者斬監候又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已殺者皆斬各等語此案吳起發因聘定張俊之女張氏爲妻卽在妻父母家與張氏成婚同居嗣見妻父

家來往人雜伊妻舉動輕佻搬出另住張氏因搬後  
歸往母家不便漸與伊夫不和張俊亦時常接女回  
家居住嗣張俊又接女歸家幫作活計許期送回逾  
期吳起發因妻未回隨至張俊家呼喚伊妻張氏不  
欲卽回張俊夫婦復幫女與伊口角吳起發因回家  
較遠就在張俊家住宿憶及妻父張俊等屢次接留  
伊妻住家必有別情起意用刀向妻父等嚇砍令其  
知警將女送回以後不再喚接伊可安靜度日起聽  
張俊等均各睡熟隨下炕持起菜刀奔至張俊頭前

出有嗽聲張俊未覺吳起發隨用刀向肩甲砍去不期心急失手致傷張俊咽喉張俊之妻張李氏驚醒起喊吳起發又嚇砍張李氏左腮腴左胳膊並砍傷伊妻張氏左胳膊張俊旋即身死張李氏等傷俱平復該將軍將吳起發依毆妻父死者律擬斬監候等因查吳起發始與妻父張俊同居迫因其家往來人雜伊妻舉止輕佻搬出另住張俊復將女接回該犯往接不允與之口角因回家較遠卽住宿其家憶及張俊屢留伊妻住家必有別情起意用刀向妻父等

嚇砍令其知警隨取刀砍傷張俊咽喉身死並將伊妻母張李氏及伊妻砍傷詳核案情該犯因往接伊妻妻父張俊不令同歸致相口角何難次日理說輒夤夜乘其睡熟刀砍咽喉要害立時殞命若云無心致死斷難憑信乃該將軍以該犯有嗽了一聲張俊並沒驚醒及該犯將張俊肩上砍去不想失手砍在他咽喉上等供遽以無心致死定案是該將軍以該犯於未砍張俊之時先有嗽聲似非謀殺焉知非該犯恐張俊尚未睡熟故作嗽聲覘其動靜再行下手

不然何致暗中嚇砍下手卽傷及咽喉要害謀狀更屬顯然其中是否尙有別情正應嚴切根究未便任犯狡供致將蓄意謀殺之案率科以無心鬪殺之條情節既屬支離罪名尤關出入應請駁令再行覆審以期水落石出

道光七年奉天司說帖

妻母將妻改嫁  
故殺妻母

廣西撫 題葉茂因妻母吳廖氏將妻改嫁故殺吳廖氏並誤斃周亞大一案此案葉茂娶吳廖氏之女吳氏爲妻嗣該犯隨侍父母回籍伊妻吳氏寄住母家吳廖氏夫妻因貧難度商同將吳氏私贅周木正

爲壻生子周亞大嗣該犯詢知往向爭鬧順用禾鎗  
戳傷妻父吳松光右腿吳廖氏攜抱周亞大帶同吳  
氏逃跑該犯持鎗追趕戳傷吳廖氏肱腕手腕跌倒  
致將手抱幼孩周亞大滾落溪內淹斃吳廖氏起立  
拚命該犯氣忿頓起殺機用鎗連戳吳廖氏右腿等  
處頃命查吳廖氏乘伊壻回籍輒商同伊夫將女吳  
氏另贅周木正爲妻實屬恩義已絕應同凡論吳廖  
氏與夫吳松光將女改嫁律有應得之罪該犯將吳  
廖氏殺死卽屬擅殺罪人擅殺兼包謀故應仍以闖

殺論斷該犯因跌跌其廖氏救其手抱幼孩周亞大滾落溪內淹斃亦止應依因鬪毆而誤殺旁人律擬絞監候該省將該犯葉茂依故殺律問擬似未允協應請交司駁令另擬

道光四年說帖

因妻母教妻賣  
姦將妻母殺死

直督 題趙嗣義因妻母馬畢氏教令伊妻賣姦將馬畢氏扎傷身死一案此案已死馬畢氏乘伊婿趙嗣義外出教令伊女趙馬氏賣姦嗣趙嗣義回家究出姦情將伊妻毆賣馬畢氏聞知乘隙將趙馬氏接回復與姦夫姦宿並攜刀揪住趙嗣義迫令寫給休

因妻母縱妻改  
嫁將妻母燒死

書恩義已絕應同凡論查馬畢氏教令趙馬氏賣姦  
復持刀行兇實屬罪人趙惻義奪刀將其扎傷斃命  
自應依擅殺罪人律科斷該督將該犯依鬪殺律擬  
絞究未允協應將趙惻義改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  
以鬪殺論律擬絞監候 嘉慶二十年說帖

山東司 查律載毆妻之父母死者斬監候等語至  
毆死妻母有關服制之案如妻母縱女犯姦或主婚  
改嫁實有義絕情狀應同凡鬪論若無前項情事仍  
依服制本罪科斷此案李小生因伊父在別縣傭工

前往探望臨行時以回家遲早未定之言向妻李孫氏囑咐李孫氏因夫不能管顧欲日尋生路旋因赴莊趕集途遇伊母孫李氏並鄰人劉彬訴述前情孫李氏卽央劉彬代伊女覓工劉彬聲言與其做工不如改嫁孫李氏並未答覆劉彬先自走回李孫氏向伊母商量孫李氏以伊不能顧養任聽自主之言回答而散嗣劉彬起意拐賣向李大觀商允隨往李孫氏家以改嫁之言相誘李孫氏憶及伊母令其自主亦卽應允劉彬卽將李孫氏同子李小顯賣與劉景

王爲妻李小生回歸不見妻子聞係孫李氏託人領  
出心疑孫李氏將妻嫁賣向其查問不認邀同孫李  
氏出外找尋無蹤行至空地又向追究孫李氏仍不  
承認李小生氣忿起意羞辱卽將孫李氏按倒用繩  
將兩手反背捆縛用火煤燒傷其右膊等處越十四  
日殞命該省將李小生依毆死妻母律擬斬監候李  
孫氏照父母教令子孫犯姦後因發覺被人毆死將  
犯姦之子孫擬流例從重實發駐防爲奴不准收贖  
等因具題查已死孫李氏如果僅止央令劉彬代伊

刑案匯覽

第四十

刑部題本

部

刑部題本

湖南李笑兮屢欲嫁賣其妻被妻父章錦安阻止輒商同魏三元誣捏章錦安父女通姦裝點汚穢捆縛割傷致章錦安投縊自盡卽與謀殺無異况父女通姦俱當立決律以反坐亦應立決該撫僅照挾帶汚穢被誣之人自盡例絞候未便輕縱應改爲絞立決魏三元擬遣乾隆五

女李孫氏覓工並未令其改嫁與實在嫁賣伊女恩義已絕者不同該犯李小生將該氏燒傷身死自應仍按服制定擬惟詳核案情當孫李氏央令劉彬代伊女覓工之時劉彬聲言與其作工不如改嫁孫李氏若非業已心肯何以並無一言答覆迨李孫氏向伊母孫李氏商量何以孫李氏卽答稱任聽自主究竟李孫氏係向伊母商量覓工抑或商量改嫁孫李氏所稱任伊自主是否令其自行改嫁抑止令其日行覓工未據該省詳訊敘明嗣後劉彬起意拐賣向

十六年通行本  
內案

李孫氏誘嫁李孫氏憶及伊母令其自主之言即應  
允嫁賣若非孫李氏母女業已商允改嫁於前劉彬  
焉敢遽行誘嫁於後再該犯李小生供稱聞孫李氏  
託人將伊妻領出疑其嫁賣是該犯所聞自有確據  
所疑卽不爲無因如孫李氏商同改嫁伊女屬實與  
該犯本屬恩義已絕應同凡論該犯卽應照擅殺罪  
人律擬以絞候至李孫氏聽誘改嫁並非身犯邪淫  
如訊明實係聽從伊母之言則自有被誘拐賣專條  
亦未便率照父母教令子孫犯姦被人毆死之例子

以實發駐防致與定例未協駁令嚴訊確情妥擬去  
後旋據該省審明李孫氏供稱劉彬向該氏告稱不  
如改嫁該氏向孫李氏商議孫李氏聲稱無力顧養  
若欲改嫁自行作主該氏卽與孫李氏商定改適該  
氏前因母死非命心懷痛恨是以未將其母商明改  
嫁緣由供明至當日劉彬回其母聲言與其做工不  
如改嫁伊母並未答覆一節質之劉彬供亦相符其  
爲孫李氏業已心允固屬顯然是孫李氏商同將已  
嫁之女嫁賣實屬有罪之人與伊婿李小生恩義已

絕應同凡論將李小生遵駁改依擅殺罪人律擬絞  
監候等因具題到部奉

堂交館詳核查孫李氏當劉彬誘令伊女改嫁時該氏  
並未答覆原題內所稱業已心允之處本不足爲嫁  
賣之據現經該撫覆審李孫氏供明曾向伊母孫李  
氏商議改嫁伊母卽以無力顧養若欲改嫁自行作  
主之言向答核其情節孫李氏當劉彬誘令伊女改  
嫁之時旣不能賣以大義禁阻於前及伊女向商改  
嫁又復以自行作主之言恣意於後是其知情將已

妻父將妻改嫁  
毆死妻父

嫁之女商同改嫁與伊婿李小生恩義已絕實屬罪

人該省將李小生遵駁改依擅殺罪人律定<sub>九</sub>情罪

尙屬允協似可照覆

嘉慶二十四年說帖○李孫氏  
係改照被誘例擬徒見成案

陝督 題常二虎扎傷妻父李誠芳身死一案查律

載女婿與妻父母果有義絕之狀許相告言各依常

人論註云義絕之狀謂如身在遠方妻父母將妻改

嫁或趕逐出外重別招婿之類等語此案常二虎因

妻父李誠芳嫌其貧難將伊女李氏接回另嫁代寫

婚書逼令該犯搥用手模脚印該犯不允李誠芳用

婿與外人謀殺妻父

棒向毆該犯情急用刀扎傷李誠芳身死查李誠芳逼婿嫁女翁婿之義已絕律同凡論該犯常二虎將其扎傷斃命卽屬擅殺有罪之人核與趙嗣義李小生等情事相同自應依擅殺科斷該省將該犯依闕殺律擬絞罪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協應將常二虎改依擅殺以闕殺論律擬絞監候

道光五年說帖

廣東司 查律載謀殺總麻尊長者斬決係統指本

宗外姻而言若故殺外姻總麻尊長按律罪止斬候此案已死農第係何所妻父服屬外姻總麻何所起

意將其謀死圖賴自應按謀殺本律問擬斬決該撫將何所擬斬監候係屬錯誤應卽更正其爲從加功之何里羅與農第係屬平人應同凡論該撫照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自應照覆

嘉慶十一年說帖

毆死未婚妻之母

陝撫一題解法毆傷未婚妻母汪高氏身死一案查妻親服圖內載爲妻父母服總麻者自係指已成婚而言蓋女必待成婦而後爲舅姑服斬衰三年壻必待親迎成婚而後爲妻父母服總麻三月未婚之婦而舅姑旣無三年之服則未婚之壻爲妻父母亦無

三月之喪此案解法因聘定汪正海之女鳳女爲妻定期欲娶汪正海因貧索幫解法前至汪正海家適汪正海外出卽向其妻高氏聲稱前已送給財禮不應勒指求幫高氏聲稱無錢明日卽帶女回籍解法恐其賴婚欲拉鳳女同回高氏斥罵解法用棒毆傷其腦後殞命該省以律例內並無毆死未婚妻母作何治罪明文惟服圖內女在室並已許嫁者爲父母服斬衰三年出嫁則降服期年於舅姑始服三年喪則壻於妻之父母未成婚者亦不得照已成婚而服

毆傷妻之繼母身死

總麻將解法依凡鬪擬以絞候應請照覆

道光六年說帖

東撫題帥三愛扎傷伊妻吳氏繼母吳黃氏身死

一案此案帥三愛因伊母帥王氏與吳氏伯母吳黃氏口角爭鬧被吳黃氏用剃刀戳傷帥王氏不甘投縵殞命帥三愛痛母死非命欲圖還扎洩忿攜刀趕往嚷罵吳氏繼母吳黃氏趕出喝罵帥三愛隨與吵鬧吳黃氏撲毆帥三愛用刀扎傷吳黃氏左膀等處殞命查毆妻母至死律應斬候其毆妻繼母至死並無作何辦理明文惟查親屬相姦律註姦妻之親生

賜傷改嫁妻母  
酌量減科

母比依母之姊妹論註內既指明妻之親母則妻之  
繼母自不得與親母一律同科是姦罪既有分別則  
其毆殺之罪自亦難同擬斬候今帥三愛扎死妻之  
繼母該省將帥三愛仍依凡人鬪殺律擬絞監候亦  
屬準情酌辦似應照覆

嘉慶六年設帖

提督 咨送薛明太將張趙氏誤賜成傷查張趙氏  
係薛明太之妻張氏親生母卽薛明太之妻母惟張  
趙氏業已改嫁未便竟照毆妻之父母本律科斷將  
薛明太依毆妻之父母杖六十徒一年律上量減一

妻母與婿均屬  
無恥未便凡論

等杖一百 道光二年江蘇司現審案

河撫 題方黃氏謀毒伊婿袁士發身死一案查尊  
長謀故殺卑幼之案必係死者並無義絕之狀而尊  
長逞忿慘殺實無尊卑親屬之情者始以恩義已絕  
同凡人謀故殺論此案方黃氏係已死袁士發妻母  
服屬總麻袁士發先令妻方氏賣姦該氏希圖跟隨  
過度知情縱容並幫同照應嗣袁士發因本地不能  
賺錢欲將妻領往湖北嫁賣冀圖多得身價該氏恐  
無依靠心懷忿急起意將其毒斃是方氏之賣姦本

係死者先行使令該氏僅止事後知情與妻母縱女  
賣姦謀毒不知情之壻者不同兩造均屬無恥未便  
獨歸該氏以義絕之名遂置尊卑之名分於不議檢  
查十三年山西省趙謙佐因貪財縱容孫女與外甥  
孫七小子通姦嗣因孫七小子令伊孫女賣姦氣忿  
將其故殺斃命查舅之於甥與妻母之於壻同一尊  
卑名分彼案死者之姦表姪女與此案死者之縱妻  
賣姦同彼案係母舅縱容故殺犯姦之甥與此案妻  
母縱姦謀殺起意賣姦之壻情罪亦同趙謙佐一犯

謀殺病殯無所  
義絕未便凡論

仍係依故殺外姻卑幼律絞候並未以凡人故殺論  
今該撫將方黃氏照凡人謀殺律擬以斬候殊未允  
協應請駁令照律改擬  
嘉慶二十年設帖

雲撫 題杜趙氏謀死伊婿楊塢一案查律載尊長  
謀殺卑幼已殺者依故殺法又本宗外姻尊長毆卑  
幼至死者絞監候故殺亦殺各等語此案杜趙氏夫  
故無子倚女婿楊塢度日嗣楊塢染患癰症係杜趙  
氏借貸供給楊塢病中性情急躁稍不遂意即將該  
氏母女辱罵該氏懷恨後楊塢欲食午飯因該氏炊

妻父毆死賣休  
之婿仍照本律  
案載罪人拒捕  
條四川鍾潮重

疑稍遲將碗擲碎稱俟病痊定將該氏逐出該氏忿  
恨起意將楊塍致死乘其女杜氏借貸外出即用存  
剩瘡藥拌入粥內遞給楊塍食下毒發斃命該撫以  
杜趙氏挾嫌謀毒伊婿楊塍身死恩義已絕依凡人  
謀殺造意律擬斬監候等因其題查妻母之殺子婿  
如實有縱女犯姦因婿礙眼謀殺滅口或圖利圖財  
殺婿嫁女情事自應以恩義已絕照凡人科斷若無  
前項情節祇因挾嫌懷恨起釁則自有謀殺卑幼專  
條不得以一經謀殺卽同凡論致尊長謀殺卑幼之

律幾成贅設今該氏當伊婿患病之時始則借貸供給繼復服侍湯藥並無義絕情狀迫因伊婿忘恩肆辱屢次出言不遜並恐其病痊被逐無所倚靠始行起意謀毒係尋常謀殺卑幼之案自應仍照本律依故殺法罪止於絞乃該撫率稱恩義已絕徑依凡人謀殺律擬以斬候殊屬錯誤罪關斬絞出入未便率覆再查已死楊婿年止十八歲其娶妻自必不久今檢查供揭有楊婿養沾該氏多年之語是否係該氏於楊婿未與伊女成婚之前即相依過活並伊女究

因女犯姦被堵  
尋開將堵謀死

係何年嫁與楊塘之處未據訊明詳敘應駁令該撫  
轉飭覆審另行按律妥擬

嘉慶二十三年設席

廣東撫題潘溫氏與張慶官在邱老三家飲酒姦  
宿本夫潘興來並不知情嗣潘興來聞伊妻與人有  
姦因未查出姦夫將溫氏責打迨後溫氏復乘間走  
至邱老三家找張慶官藉舊因等候張慶官給錢連  
日並未回家經潘興來各處找尋未獲復至妻母溫  
潘氏家查詢不見遂心疑潘氏藏匿賈姦將潘氏斥  
罵令其交出溫氏否則告官拚命並稱尋獲溫氏卽

行打死潘氏因潘興來嗜酒好賭不顧妻子又疑伊  
匿女賣姦欲行告究益加忿恨起意毒死潘興來將  
女另嫁遂假留茶飯用斷腸草將潘興來毒斃該撫  
將溫潘氏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溫氏訊不知  
情亦非因姦肇禍與姦夫張慶官依軍民相姦例擬  
以枷杖邱老三依容止通姦擬杖等因具題除溫潘  
氏應如所題擬斬監候外查溫潘氏毒死潘興來之  
處溫氏雖相距百里並不知情伊夫之受毒身死實  
因溫氏潛匿懸姦所致比依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

不知情亦絞之條已干緩首況致其母身罹重辟情  
罪尤不可寬今僅科姦罪殊未允協至張慶官引誘  
溫氏至邱老三家姦宿多次釀成人命且將溫氏藏  
匿至二十一日之人與和同誘拐無異亦未便僅擬  
枷杖駁令妥擬去後旋據該撫查溫潘氏起意殺婿  
原欲改嫁其女罪由自取溫氏當夫被殺之時相距  
百里之外亦非知情但潘興來之死究因溫氏潛匿  
懸姦所致自應遵駁將溫氏比照姦夫自殺其大姦  
婦不知情例擬絞監候張慶官改依和誘爲首例擬

軍邱老三依爲從擬徒  
乾隆三十九年題  
所見集錄 案○照

毆傷無服族叔  
成篤加等擬軍

同姓親屬相毆

吸撫 咨朱沛珍毆傷無服族叔朱大信成篤一案  
查律載同姓親屬相毆雖五服已盡而尊卑名分猶  
存者卑幼犯尊長加一等不加至死等語誠以本宗  
一脈相承雖無服制而名分猶存故卑幼毆尊長加  
凡鬪一等以示與凡人有所區別至名例律稱加罪  
止於杖一百流三千里固係加罪之總綱然專就各  
門律文而言蓋以律文滿流加一等卽應加入於死  
故曰加罪止於滿流不得加至於死而後來續增條

例凡由滿流加等擬軍由近邊加爲邊遠者不可枚  
舉如毆大功以下尊長例內親屬同謀共毆致死一  
條若原謀係總麻卑幼加凡人一等此卽由滿流加  
一等應發附近充軍不拘名例加罪止於滿流之明  
證也復檢查浙江省吳昌順戳瞎無服族兄吳昌鼎  
兩目成篤將吳昌順依瞎人兩目滿流上加一等發  
附近充軍又廣東省黎亞添擦瞎無服族兄黎滔瀆  
兩目成篤將黎亞添依剝瞎人眼睛於近邊軍上加  
一等發邊遠充軍均經照擬在案此案朱沛珍毆傷

毆傷無服族婦  
成廢應加一等

無服族叔朱大信廉朋骨折致成篤疾該省僅將該  
犯擬流是置無服尊長於不問未免與凡人無所區  
分應將該犯於滴流上加一等發附近充軍仍斷給  
財產一半養贍

道光四年說帖

東撫咨外結徒犯內劉虎臣毆傷無服族婦劉鄭  
氏成廢一案查劉鄭氏係劉虎臣無服族婦劉虎臣  
將其毆傷成廢係卑幼犯尊自應照同姓親屬相毆  
卑幼犯尊長加一等之律問擬該省將劉虎臣依凡  
毆傷人成廢律擬以滿徒係屬錯誤應改依折跌人

肢體成廢滿徒律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仍令

專咨報部

道光八年說帖

山西司 查律載同姓親屬相毆雖五服已盡而尊卑名分猶存者尊長犯卑幼減凡關一等卑幼犯尊長加一等至死者並以凡論又妻妾毆夫之期親以下緦麻以上尊長與夫服同罪註云不言毆夫之同姓無服親屬者以凡論各等語誠以宗支雖遠族誼應敦名分既有尊卑則治罪因之加減律文親屬二字原兼男女而言而妻妾毆夫之尊長律註內稱不

言毆夫之同姓無服親屬以凡人論則是妻妾毆夫之無服親屬與夫毆不同推原律義妻妾毆夫之親屬有與夫同罪者有不與夫同罪者如妻妾毆夫之期親以下總麻以上尊長與夫毆同至死者斬候不與夫同擬斬決故殺者斬候不與夫同擬凌遲又毆傷卑幼與夫毆同至死者絞候如總麻小功大功卑屬在夫則罪止徒流妻則並擬絞候期親卑屬在夫毆殺則罪止擬徒妻則擬流若夫故殺止於滿流妻則絞候是妻毆殺夫之尊長罪輕於夫毆殺夫之卑

幼罪重於夫二者且有異同其實並行不悖至同姓  
無服親屬之妻雖有男女之分究屬分誼相聯如所  
毆係尊屬及被尊屬毆傷仍同加減之法且律文內  
姪毆伯叔母與毆伯叔同罪由此類推則毆無服族  
伯叔母及被無服族伯叔母毆傷同一加減其義自  
可會通本部向來辦理此等案件因係無服尊屬均  
照律加減治罪此案郭根榜毆傷無服族嫡大郭張  
氏成廢該撫以罪名出入咨請部示應令該撫查照  
審擬咨部核辦

道光十年說帖

直隸司 查律載同姓親屬相毆雖五服已盡而尊

卑名分猶存者卑幼犯尊長加一等等語誠以宗支

雖遠族誼應敦名分既有尊卑則治罪亦因之加減

細繹親屬二字原兼男女而言若謂期親以下尊長

毆卑幼之婦止減凡人一等弟毆兄妻止加凡人一

等以親屬相毆男女各有不同而姪毆伯叔母悉與

毆伯叔同是又毫無區別如因律註內稱妻妾不言

毆夫之同姓無服親屬以凡人論則無服男子毆傷

婦女罪名似可毋庸加減殊不知此條律內婦女毆

夫之尊長卑屬內有與夫同者有不與夫同者若必  
兩兩相形則毆傷夫之兄弟子至死不得同夫擬徒  
其被夫之兄弟子毆傷至死亦將不得與毆死伯叔  
同罪乎檢查本部向來辦理毆傷無服族伯叔母之  
案均係照律加等治罪較若盡一此案李六扎傷無  
服族伯母王氏成廢前據該督將該犯依凡論擬徒  
經本部以李六係卑幼犯尊律應加等毆令改流專  
咨報部今據咨報李六現在徒配脫逃應令該督飭  
緝務獲按律辦理所有咨請仍照凡毆擬徒毋庸加

共毆餘人服制  
雖盡有關尊卑

等毆流之處係屬誤會應毋庸議

道光十年說帖

安撫 題戴拴等共毆戴丙和身死一案此案戴拴  
因與戴選行竊戴見家豬隻未成被戴丙和指破竊  
情並向訛詐錢文戴拴起意商同戴選將戴丙和脚  
筋砍斷使成廢疾洩忿查戴選先將戴丙和右脚筋  
砍斷尙能喊罵迨被戴拴將左腳筋砍斷卽不能言  
語應以戴拴當其重罪戴丙和係該犯無服族兄應  
同凡論將戴拴照鬪殺擬絞戴選依刃傷擬徒等因  
查戴選係已死戴丙和無服族弟其將戴丙和右脚

筋砍斷自應按毆人成廢律加等定擬該撫照刃傷人擬徒係屬錯誤擬選應改依毆人成廢律係卑幼犯尊長於滿徒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再此等無服親屬共毆案內之餘人恐各省辦理參差應通行各省嗣後如係卑幼犯尊長按傷罪加等輕於杖一百者仍照其毆餘人擬以滿杖外如於傷罪加等重於杖一百即各按毆傷本罪加等定擬其尊長犯卑幼亦照此分別減等辦理

嘉慶二十二年通行

原謀及餘人分均卑幼

河撫咨和立全糾同和老岱王綱毆傷降服胞兄

和立和身死一案查律載同姓服盡親屬相毆卑幼  
犯尊長加一等又嘉慶二十二年通行內開無服親  
屬共毆案內之餘犯嗣後如係卑幼犯尊長按傷罪  
加等輕於杖一百者仍照共毆餘人擬以滿杖外如  
按傷罪重於杖一百卽各照毆傷本罪加等定擬各  
等語此案和老岱係已死和立和無服族弟聽糾共  
毆和立和身死該犯用鐵尺傷人按傷罪重於杖一  
百係卑幼犯尊長應照凡人兇器傷人近邊軍罪上  
加一等發邊遠充軍該省仍照凡鬪擬以近邊充軍

開  
係屬疎漏應請交司更正該犯供係在逃之王綱最  
後下手傷重並無證據仍令照例監候待質至和立  
全起意謀毆該犯係已死和立和出繼胞弟降服大  
功例應照降等服圖科罪該省將和立全依有服親  
屬同謀共毆致死按照服制遞加於凡人原謀流罪  
上加三等發邊遠充軍係照例辦理應請照覆

道光八年說帖

刑案匯覽卷四十終